



难忘的“列宁草棚”

—— 写给陈奇老师

此刻是清晨五点 可我却从梦中醒来 我梦见了您向我走来 您向我微笑……窗外的朝霞升起来了 虽然在远处 但她火红火红的。宛如您那颗火红的心 宛如您那张微笑的脸……

我为自己沏上一杯浓咖啡，在铺满晨光的写字台上，打开了我的影集 挑出一张写着一九八三年于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照片。真快，十五年了，一切就像在我的眼前，十五年了 十五年会使一棵小树长成一棵大树 会使一个可爱的娃娃长成一个漂亮姑娘 噢，十五年像一只船 载着十五个三百六十五个日子 载着十五个三百六十五个由太阳、月亮、星星组成的网。这是一张金色的网 在记忆的海洋里 这张网帮我拉出一颗颗珍珠 这一颗颗闪光的珍

珠是我记忆中的一位位优秀的老师、艺术家……

陈奇老师，今年是您具有纪念意义的“双五十”：入党五十年，从艺五十年，真为您高兴，为您骄傲。我作为一个影视演员，有缘与您在银幕上结下母女情，那段难忘的拍摄生活，成为我涉足影坛的第一步。此刻，当我提笔，就仿佛看到您向我轻轻地走来，为了表达我的心情，写写您和我的“母女情”，我想不仅仅要给您寄去，也想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咱们，您不会不同意吧？

一九八二年是我艺术生涯的转折点。

我当时是沈阳市话剧团的演员，一个偶然的时机，我接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电话，请我去试镜头。那时，话剧团的同志们给我起了个绰号：“试镜头明星”，因为在我们团里，我的确比其他同志幸运，多次坐飞机去电影厂试镜头，虽然扫兴而归，但总有了一种希望。生活在希望和失望之中的我，对于这个电话，不知所措。尽管如此，我们话剧团的团长——霍焰老师幽默地对我说：“小方啊，你这个‘试镜头明星’就是试了一百次，也比他们强，因为电影厂让你去了……去吧，祝你成功！”由此我开始懂得了个人奋斗的艰难！

记得我坐上火车时，心里总觉得是梦该多好。可我知道，这不是梦，这是我奋斗中的又一个起跑点。我在火车上看了剧本，写下了关于角色的设想。为了使我像剧中角色，我竟在火车的卫生间里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当导演见到我时，我把自己的心态、状态往剧中角色上靠，于是，我开始了又一次的试镜头……

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厂 虽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但条件比较简陋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试镜头的场地竟是在走廊里。一个长长的走廊，挂上了一块塑料布，放上几个灯 加上一台摄像机 演员们就对着摄像机表演。在这简陋的摄影棚里 我见到了许多心中崇拜的明星 他们的表演带我走进了艺术殿堂。

陈奇老师 您还记得吗 咱俩就是在那个简陋的走廊里相识的，您化着妆，带着花白的头套，目光里透着慈祥，当我握住您的手时，您就叫着剧中的爱称——“玉莲”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 像有一股电流冲击着我的全身。我低下头 不知所措地喊了一声“娘”我的声音很小 我的手却紧紧地握住了您的手 真的 我们的友谊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我和您站在了摄像机的旁边，第一场戏就是母女情，您扮演老花鼓女欧奶奶 我扮演花鼓女欧玉莲 有了良好的角色感觉，就有了准确的表演，您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玉莲啊，多吃一点吧，别苦了自己！”于是，我端起了碗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在化妆室的镜子里 当您把头套摘下来时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沈阳机场咱俩就曾相识 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位欧奶奶和飞机场上身穿花风衣的陈奇老师联到一起。我想 这大概是同行们常说起的“可塑性”吧。您笑呵呵地对我说：“走吧，中午去我家吃面条。”于是我就和您走出了上影厂 您记得吗 过马路时 您拉着我的手怕我被汽车碰了 当然 九十年代的青年朋友是不会感受到八

十年代青年人的感觉。那时候 对于一个东北姑娘来说，过大上海的马路是有些困难啊 我承认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的缘分 而这种缘分又紧紧联着人的命运。在您的家里 我见到了您的丈夫——富华老先生 他是一位著名的画家 他和您一样 为人坦诚、热情。记得我吃了两小碗面条后 您问我吃饱了没有 我认真地回答说没有 接着阿姨又为我下了一些面条 当我端起碗吃面的时候 您看着我笑了 对富华老先生说：“看吧 将来准是一个好演员。”我很奇怪，没懂您的意思，低下了头不好意思。您笑着对我说：“一个好演员必须要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你吃得那么投入 挺可爱的。”现在我明白了 那是您给我上的第一课啊 那就是在演戏中要忘记自我 现在想想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多么重要。说实话 我在家也没那么能吃，只不过来上海电影制片厂试镜头这些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 因为心里一直为自己能否被选中而忐忑不安。我除了跟您试戏之外 还跟牛犇老师、刘子枫、严顺开、刘法鲁、翟乃社……好多人试戏 几乎是一天换一个对手 跟球场上比赛一样 连续一个星期 我几乎把剧本从头至尾演了一遍。和您演过对手戏后 我以为自己仍会像以往那样 为了等回音而不能入眠 谁知 这一觉竟足足睡了十几个小时 记得那天中午 两位导演给我送来了合同书 当我签上自己的名字时 竟像孩子似地跑进洗手间哭了起来……我终于摘掉了“试镜头明星”的头衔。

半个月后 我们随摄制组来到了安徽省凤阳县拍外景。

我们住的房子很简陋 是一排平房。每个房间里有四张床，一个桌子 两把椅子，一个暖水瓶。因为房顶上长满了草 我们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列宁草棚”。也正是这一段时间 我和您朝夕相处 我俩一同去采访当地的花鼓女，一同听花鼓女的故事 我们为花鼓女的命运不平 为花鼓女的故事流泪 我们一同练着打花鼓。

那时候 我是第一次拍电影 要演好花鼓女 必须学好打花鼓 唱好花鼓曲 怎么办 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练！摄制组从当地剧团请了一个小姑娘教咱们俩打花鼓 我无论走到哪里，手里总是拿着两根鼓锤，一练就是一身汗。记得您耐心地鼓励着我说：“台上三秒钟，台下三年功！”于是 我把鼓锤敲在自己的身上、胳膊上 当导演检查我的表演时 我顺利地完成了 导演夸我聪明 可您却把我的胳膊推到前面，对导演说：“看吧，这不是聪明 是功夫！”我清楚地看到了您眼睛里闪动的泪花……

陈奇老师 我记得从进摄制组那天起 我就称呼您妈妈了，我们俩共住在一个房间里，在简陋的“列宁草棚”前 我们俩喝着热水冲开的咖啡 谈着知心话。记得有一次要拍我打花鼓的重戏了 我心里虽然有些紧张 但正和朋友们忙着洗照片 当我拿了一大堆照片送给您时 您没有看，焦急地对我说：“孩子啊，你在导演面前打的花鼓 只是及格了 你懂吗 拍电影和演话剧不一样 话剧演不好可以下一场再好好演 而拍电影印在胶片上 就成为永远的遗憾了。你必须努力再努力，才会成功！”说着 您把鼓锤递给了我。我走进院子 开始对着天上的星

星和月亮打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 我回到了屋里 只见您为我铺好了被子 打好了热水 暖水瓶旁边有这样一张纸条：“孩子，别怪我，懂我的话吗？”那一夜，我几乎未睡，想了很久，很久……直到现在我也十分留恋那张纸条和那个不眠之夜，因为再也没有这样的“妈妈”了……正是从那一夜起 我才懂得自己作为演员的职责。

那时候 我第一次拍戏 心情又激动 看着剧本写了一万多字的体会，可拍摄却用不上，您对我说：“孩子，你很用功 但这只是一个演员对人物的感性理解 演戏要找到人物的基调 人物的性格。”于是 您在我的剧本上帮我一句句分析着台词 找到了准确的内心独白 演起来自然多了。为了配合我演好戏 您总是帮助我 当我拍戏时 导演让我看着前方难过 初次拍戏的我平时积攒起来的热情早被现场的紧张气氛给冲淡了，我望着导演发愣，导演的启发也无济于事。于是 您主动给我配戏 站在了摄影机旁边 对我说：“孩子，快回来！”秋风吹动着您的白发 您用颤抖的声音继续呼唤着 我看着您一下子进入了角色，就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当导演喊停机后 我紧紧抱住了您 哭了起来 说不出一句话 但我想您懂我。

您这种真诚的情感 崇高的艺术品德是值得人们崇拜的 在当今拍戏的圈子里 恐怕很难找出这样好的合作伙伴。这对那些不与对手谈本子，不与对手交流的同行人，岂不应是一个教育吗？

陈奇老师，您有一颗善良的心，无论是组里的演员，

还是工作人员 您都是一视同仁。我们组开车的陈师傅，每次跑长途 您都给他买香烟抽 怕他疲劳 或者有时同陈师傅聊聊天，您热情真挚待人，为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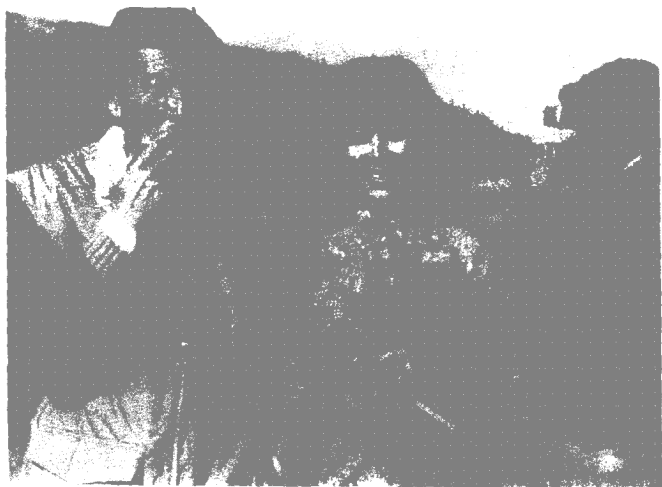
您说过喜欢用功的孩子。那时候我除了拍戏，一有时间，我就写东西看书，当时我正在写我的处女作——《无花果》这是一本短篇小说 写儿童心理的 我常常一个人伏在食堂的圆桌上，一写就是几个小时。您常常为我送上一杯热咖啡、热茶，笑呵呵地对我说：“好好写吧 孩子 你一定能当个作家！”每当同志们在一起聊天时 您总是在夸我：“有才 这孩子很用功 将来是个好料！”现在我懂得您是在鼓励我。要知道一个正在奋斗的青年人，一句鼓励的话是多么难得 多么重要 也许是因为妈妈的夸奖 鼓励 我才不甘心放下笔 写出一篇篇的文章 现在想起来 从您的那杯咖啡至现在 已有十几年了 我一直边拍片 边写作 今年在您“双五十”的纪念日子里，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文学梦，我出版了两本书：《中国影视圈》和散文集《红蝴蝶》。在散文集上我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往日情怀总是诗……愿这只红蝴蝶给您带去最美好的祝福。”对了 还要寄给您的同事——“上海人艺”的演员王频、王延祐老师。那时候咱们四个人住一个房间 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自己在外地过中秋节 你们几位老师把自己亲人寄给你们的月饼 每一块都掰一半给我 让我尝尝上海月饼的味道 王频老师的性格像水 我的性格像火 但大家却处得很有感情。王延祐

老师还教我唱了一首俄罗斯民歌呢 每当唱起这首歌 总会想起她……你们带着我上山采野花 带着我去你们家做客 带着我去看上海人艺的话剧和现场排练……知道吗？陈奇老师 离开您我是多么的牵挂 您真是位勤劳的人，除了有颗善良的心 有火一样的性格 还有一支不知疲倦的笔。自从咱们分手之后 我一直得到了您的爱护 您的一封封真诚的来信 伴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记得有一年生日 我只收到您和我妈妈的来信 我把这两封信放在了胸前 心里热乎乎的。真的 您几次去英国探亲、讲学 还一直写信关心我 可现在想想 自从我成了家 又有了孩子 给您写信就少了 您从不怪我 昨天您又来信了，信上写道：“卓儿——我的孩子 想念你 今天刚刚看了你和潘虹、松子合作的片子《走过冬天的女人》 我觉得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录下来了，准备寄给在英国的女儿 祝贺你——我的孩子！”

虽然好久没有同您联系了 但我心中一直用回忆的笔给您写着信 当了妈妈之后 第三次返回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我很丑 可是我很温柔》时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来回飞了八次上海 但那部戏合作十分愉快 多巧啊，第一部戏的导演庄红胜 第二部戏的摄影沈妙荣 化妆师庄雅贞 这些人又和您共同合作过。拍完戏了 我走进豪华的华亭宾馆，为您买了精致的蛋糕，当我敲开您的门时 您惊喜的表情让我哭了 于是 您把我搂在了您的怀里……临走时 我对您说 这是我为您买的生日蛋糕 提前买了 是我做女儿的一片心意。

去年九月，我又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乔迁之喜》。就在您生日那天，我从拍摄现场赶到了梅贞老师家。我脸上还带着妆，却匆匆去面包房买了一盒高级的鲜奶蛋糕。您女儿从英国抱着您的小外孙回来了。我又见到了王频老师、周於和老师，还结识了一些新老师。大家举杯为您祝贺生日。您真是开心啊！大家吃着、聊着，都夸您有这么一个好女儿。我告诉各位老师，这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也是一种交流，是心与心的交流。也许是我们俩的性格太相像了吧。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那么投入，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那么认真，对周围的人那么热情，对年轻演员那么耐心，善解人意。其实，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和都能做到的。陈奇老师您做到了，所以您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我会向您学习，会像您那样做的。

现在虽然咱俩相隔千里，但我常常在电视屏幕上见到您，《结婚一年间》、《上海一家人》、《孽债》、《洋行里的中国小姐》、《承诺》。那一年看到您在上海万人体育馆赈灾义演的诗朗诵，您一个人站在台上，凭着自己语言的魅力，震动了万人的心，调动了万人的情感，我激动不已，立即挂个电话给您，您高兴极了，并告诉我，一九四九年，在收音机里宣告：“上海人民解放了！”就是您接着又是一番母亲与女儿的对话……我们虽然相隔千里，但只要我拿起笔，仿佛您就来到了我的面前，那使我难忘的话语，开朗的笑声，透明的眼泪，可爱的性格，无论是艰苦的“列宁草棚”还是“中秋节的月饼”给我留下了无限的眷恋……



我的领路人

——写给齐兴家导演

又是一个冬天了。

北京的冬天没有雪。在我的感觉中，一个没有雪的冬天像一个没有梦的长夜，真是太遗憾了。此刻，我是多么怀念我的家乡东北，多么留恋咱们的《雪野》、《荒野》摄制组。每当想起这两部戏，我就想起了您，是您送给了我表演的钥匙，也是因为您的出色导演，我才获得了“飞天奖”最佳女主角的光荣称号。每当观众们热情地喊着我剧中的名字——吴秋香的时候，我总在心里深深地感谢您，是您领我走向角色的桥梁。

生活中有许多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命运我不知道，但的确因为偶然带来了必然。在拍电视剧《狂潮》时，我与摄像师沈晓萌相识，后来和他结为夫妻。当我做了母亲的时

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个体演员”这条路。

我记得您在长途电话里鼓励我：“好好干，北京的观众会喜欢你！”是的，当儿子七岁时，我已经干了七年的自由职业了。我爱我的事业，我认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关键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现在，我拥有了喜欢我的观众朋友，拥有了自己的文化公司，我们取名为“君合文化公司”。意思是说只有君子合作才会取得成绩。我们公司拍了二十二集电视剧《换个活法》，我在剧中扮演一个话剧团团长。又拍了十六集电视剧《父亲是变色龙》。这两部戏都在全国各电视台播放了，我想您也一定看过了，对吗？今年夏天，我们君合文化公司和赵本山文化公司共同拍了一个二十集的农村戏《一乡之长》，导演是张惠中，老友重逢，总在一起谈论拍摄《雪野》的日子，总会想起您。

齐导，您还记得十年前咱们《雪野》摄制组来北京的情景吗？那也是冬天，中宣部领导接见了咱们，广电部组织了专家给《雪野》摄制组开座谈会。众多的记者围着您问：“为什么选中方青卓演吴秋香呢？”您笑呵呵地回答：“她的眼睛告诉我，她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

是的，我从《雪野》上蹒跚走过，留下了一路沉重的脚印，仿佛是一行哆哆嗦嗦的文字，写满了我多少战栗的思索……没有这血泪凝成的角色，没有这命运沉浮的漩涡，没有全剧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没有您对我真诚的指教，我的创作种子早已被风雪埋没！《雪野》上回荡着一首难忘的歌！

齐导 我永远忘不了咱们拍戏中艰苦、快乐的日子。虽然那时我已拍了三部电影 也有了些姑妄称之为经验的表演体会 但面对您一连串诸如：“你喜欢吴秋香什么？她和你方青卓有什么不同 她和你以往扮演的人物有什么不同？”等提问 我还是被难住了。“知道怎么能使你变成剧中的‘她’吗 熟读一百遍剧本。”

开机那天，遇上了罕见的大雪，您决定拍全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吴秋香历经坎坷，孤独地站在大风雪中眺望着……这对我来说很难 不知如何把握。是您把一盘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故事交给我。录音机里悲怆激昂的旋律，那种坚定深刻的情感撞击着我。灵感往往来自于刹那。果然 当我站在镜头前 深沉的旋律所引发的情感提供给了我吴秋香在那旷野天低氛围中的精神状态 眼里有泪 但绝不让它流出来。

齐导 拍戏中您常对我们说：“仔细的‘细’才换来戏剧的‘戏’。”我相信 这话是您在艺术创作上多年追求的真谛。要不是这样，《雪野》怎么可能获“飞天奖”？还有另外的那些获奖影视作品，像《吉鸿昌》、《张铁匠的罗曼史》、《街上流行红裙子》、《解放》、《誓言》等等。您把多拍戏拍好戏奉为一个艺术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就在刚才我往长春您家里拨长途时 您的妻子丽娜老师告诉我，您又完成了一部新电视剧《娘要嫁人》。我相信 这肯定又是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

我感觉 人生有许多缘分。当年我能与您合作 今后也一定还会有机会合作。我期望着这一天。

此刻已是午夜了 不知您现在正做什么 是在灯下看剧本 还是在紧张的拍摄现场 或许 您睡了 如果是这样 就请这满天星斗带去我对您新年的祝福。

祝福您身体健康 全家幸福 事业腾飞！



我心中的艺术

——写给牛犇老师

在我保存的书信中 从来没有您的来信 只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方，来了几次未见到你，看来你很忙 本想请你去家里做客 但我明天一早又出外景了。祝好，牛犇。”这是四年前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戏时带回的 这小小的纸条 凝聚了您的真情。

十几年了 每当我说起自己上的第一部电影《鼓乡春晓》 就会记起您对我的帮助。当初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走廊里试镜头 我们只是客气地握了握手 但真正的友谊是从拍外景开始的。

我们去的外景地是安徽省凤阳县，在村口的大树下，我们坐在那儿等太阳 村里的孩子们把您围住了 因为他们看过您演的《牧马人》，您对他们打着招呼，您告诉

我：“这些孩子太可爱了，我们在祖国各地拍片，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我喜欢他们。”于是，我从书包里拿出了一大把糖块递给了您，您分给了站在您面前的孩子，孩子们笑了，拿着糖跑了……您说：“孩子们的记忆是最重要的，有了美好的记忆，对他们一生影响都很大。”接着您给我讲述了您童年的故事……是的，直到现在，您的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记得拍戏的时候，我常常留心与这些孩子交流，给他们好吃的，和他们说说话，和他们微笑，这微笑是什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与人的交流，人与人的爱……就在咱们离开村庄的那个早晨，村口的孩子们都赶来送咱们了，一个个背兜里装着山货，一个个笑脸盈盈，男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女孩子头上系着红糖纸做的红蝴蝶，我激动得说不出什么，只是愣愣地看着他们，当汽车跑在黄土飞扬的山路中，孩子们还在后面追着，在晨光下那红蝴蝶飞舞着，多么难忘的红蝴蝶……

牛犇老师，您心地善良，对年轻演员总是十分客气，十分热情，在您的培养下，很多年轻人都成为您的好朋友，宋佳、江珊、巩俐、丛珊，在影视圈聚会时，每当我提起您的名字时，大家总会讲出很多很多的故事……是的，正是因为您的善良，您曾经收养过的一个孤儿，现已长大出国了，还念念不忘您的恩情。

我一九八二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鼓乡春晓》时和丛珊住在一个房间里，她说起您更是滔滔不绝，她说谢导演是她事业中的贵人，但您是她的启蒙老师，您对她的帮助太大了，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记得拍《鼓乡春晓》时 我在剧中扮演花鼓女 您扮演村长。我们几场戏的交流很好 您对我帮助很大。有一次看我们的样片 我竟紧张得没有看见自己 明明是银幕上印着我 但我的大脑空白 当时您对导演建议：“再放一遍 让小方好好看看清楚。”顿时 摄制组的同志们哄堂大笑。拍我在街上打着花鼓讨饭的戏，您和陈奇老师、王频老师、刘子枫老师、严顺开老师，都陪我来到了现场 怎么能不让我感动呢 不知是剧中角色的命运让我感动 还是你们这些优秀的老师待我真诚让我感动 我的眼泪像一串串断线的珍珠。

一九九一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妙探》 我又和您在一个摄制组合作。但不巧的是咱们没有对手戏 我本想去组里看看您 但我刚刚当上妈妈才几个月，一个小家伙让我忙得晕头转向 我把一个红红的西红柿让组里的同志转给您 说这是我的一颗心 不知您收到没有？

现在拍戏 在摄制组看见一些年轻演员在现场拿着镜子涂着口红、抹着睫毛膏 我总是会想起十二年前您对我说过的话。是的，十二年前我也跟这些年轻人一样 现场也总是拿个小镜子照个没完。有一天您告诉我：“上影厂有两个演员，一个是怎么拍都漂亮的秦怡 还有一个怎么拍都丑的牛犇。”我当时只是哈哈大笑不懂其中的意思。您告诉我：“一个演员 到了拍摄现场 她的心态和状态就要进入角色 要投入全身心的创作 这样拍出来才少遗憾，如果分心看镜子中的自己，怎么会投入角色的创作呢 化妆师站在你面前 妆如果不好 他会帮你修妆这是

化妆师的工作。”于是 我的脸红了 我答应您一定听您的话 不再带镜子来拍摄现场 全身心投入创作。现在我告诉您 我一直把它视为座右铭。这正是导演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的话：“演员要爱心中的艺术 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这深刻的道理您却用简单的话说了出来。

时间过得真快 再合作是去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乔迁之喜》中咱俩扮演一对夫妻。十年不见 您有些胖了 但精神比过去更好了 那张挂在摄影棚里的全家福 还真是挺般配呢。谁会知道您比我大二十岁 可真是看不出！

这几年我虽然拍了许多电影，但和您合作是最愉快的 因为我对喜剧走过了一个艰苦、琢磨的创作过程 这好比人生的耕种 在我和您拍戏时 就好比收割，一切显得那么得心应手了。《乔迁之喜》是反映大上海动迁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剧本只是百分之五十，但我们一起琢磨 才使得它走向成熟 表演中才能迸出火花。尤其是喜剧 创作上更要彼此密切合作。喜剧的反应要准确 要真实 要真实的情感 要动作好看。您拍戏十分投入 拍那场“打闹”的戏之前，您就对我说：“小方，别想那么多 该踢就踢 该打就打。”

开拍了 我站在了平台上对着楼下的搬家邻居大声呼喊：“哎——白荷街的同志们——动迁干部王阿毛不顾大家的利益 去找房子——！您在剧中扮演一个胆小的丈夫 躲在我的身边给我提词 喊着喊着 我急了，一脚将您踢下去 说实话 我怎么也下不了手 现场上我左试右试。您对我急了：“小方，你是个演员，你怎么可以这